

【清白】无疑是一部让人恐惧的长篇小说。恐惧其实来源于人类自身，

人性的自私、畸变导致了邪恶与阴谋。她周围的人和发生的事，以及把她也捎带上作为目标的圈套和陷阱，都让她感觉到恐惧的战栗。

# 清白

胡玥◎著

长征出版社



清

白

胡  
珂  
◎  
著

長  
江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白/胡玥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204-262-9

I. 清…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3005 号

书 名: 清 白

---

著 者: 胡 玥

责任编辑: 常 正

装帧设计: 尚 农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68586781

---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县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94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80204-262-9

---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恐惧其实来源于人类自身。

——胡玥



## 第一章

肖白是逆着黄昏行走的，所以她看不见黄昏正被大团大团的乌云揉扯着翻卷着。黄昏的天际里总有那么一丝含混一丝暧昧令人费解。此刻，即将隐进夜幕的这一个黄昏对于肖白来说，更像一个尚未来得及施恶的女巫，她被乌云揉扯得变了形，不得不快速地消逝……

夜幕就这样在肖白全然不觉的情景里覆盖了她身前和身后所有的路径。她有些惶惶然立在潘家园桥上，那些南来北往的车灯仿佛一下子打开来，这车灯制造的炫目的世界令人有一种莫明的紧迫和窒息感。在偌大的京城里，在如梭的人流和车流里，一个人，就像一粒微乎其微的沙尘，被许许多多无形的作用力推涌着、飘浮着：无法把握命运，没有安全感，更不知归宿在哪里。尤其是在车灯照不到的空白处，是大片大片的黑暗。黑暗中埋藏着什么又潜伏着怎样的凶险你无从知道。有那么短暂的一个时刻和瞬间，肖白竟不知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桥下不远处似发生了什么事情，涌动的车灯在原地凝止不动了。四面八方的人影好像被一种涡力牵引着，纷纷旋进桥下某个涡流的中心……

肖白并不确知自己是被无法抗拒的涡力所牵引，还是被人流所推涌，抑或是好奇心作祟？总之她是在全然无意识状态陷进那一片涡流的底沿儿的：天哪，她看见了什么？那是一具被截去了四肢和头颅的女人的躯干！

那个现场很快就被封锁了。勘查灯将所有的黑暗翻成刺目而又耀眼的炽白。

她是那么近地看见了女人裸着的碎尸！

肖白拼力逃出那片炽白，极目四顾，黑夜像无边的暗房，炽白就是那张不断被显影的底片，女人的躯干在黑暗的影像里不断被叠加放大着：肖白于惊恐间甚至从影像里看见了女人躯干左乳上方的一颗红痣……

就像是在梦境中奔跑一般，肖白感到浑身绵软无力，她早就看见那幢楼了，可是她并不能心之所想地让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那幢楼。

那幢楼是那样显眼地矗立在桥边上。

是楼里泻出来的昏黄的灯光使肖白暂时从惊悚中镇静下来：这世界每天都发生着千奇百怪的事情。女人的躯干只是千奇百怪中的一种。它远离我们的生活。它与自己无关。这幢大楼里的许多人，并不知近在咫尺的桥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若不是想熟悉新租住的这幢楼周边的环境，她也会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躲在某一盏昏黄的灯影里做着与外面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于肖白来说，最急切的就是回到租住的那间房子里去。

电梯开启处，电梯女工用异样的目光盯着肖白看。肖白就很不自在地踱进去。电梯工并不待肖白告诉她楼层，伸手就按了数字4。肖白就想起白天房东陈老太太带她看房子时电梯工和陈老太太之间对话前后的情景：



“哟，陈老太太，好久不见，你那房子……？”

“我身体不好，回见回见！”肖白不明白陈老太太为何要横空打断电梯工的问话，更不明白老太太干吗放着好好的电梯不坐，却领着她吭哧吭哧地爬楼梯。一边爬一边说我就不愿坐电梯，心悬得难受。

好在是四层，肖白不显得累，但老太太喘得却挺厉害。楼道窄窄的并被各家住户瓜分盘踞着，越发显得窄得只能容身子趟过去。可能是听见有人上来，长条形楼道最里边的一道门吱地响了一下，肖白过那门口的时候，透过蒙满灰尘的防盗门纱网看见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由于光线昏暗，那目光寒嗖嗖的，一只大鸟发着怪叫，间或有扇动翅膀的扑嗒声，抬头一看，原来那是一只猫头鹰，这更加剧了楼道的阴森可怖。

老太太在 414 房间门口停住脚步，左邻右舍也都透着防盗门向这边窥视。肖白以前觉得住楼房的人彼此都是漠不关心，这层楼的住户很有意思，好像是过于关心了。肖白当时目力全集中在“414”这个数字上，并没继续在意邻家的举动，肖白不喜欢“414”这个数字，潜意识里感觉这个号码不吉利。开得门来，屋里迎面就是一个笨拙的大衣柜，门厅小小的，左手是卫生间，右手是厨房，正中间的一扇门推开是一间大屋，屋里有一张床，一套沙发。高而窄的角柜上放着一台陈旧的老式黑白电视机，厨房和卧室的窗外是一个阳台，阳台的门在卧室里，阳台没封，就那么露天敞着。卧室里四处都挂着人体穴位图。肖白问这屋原来是什么人租住着，老太太说一个女大学生，电影学院的，已经出国了。

肖白说我怎么挺忌讳“414”这个数字的。老太太不高兴地说，我说姑娘，你说哪座楼没有这个数字，也没见

任何一幢楼的这个房号空着的……肖白想老太太说得也在理，再看老太太一脸慈祥一脸疲倦的样子，她若因此而不租这套房了，心里多少有些不忍。

肖白是通过报纸上的中介公司联系上陈老太太的。除了一个电话号码，她对陈老太太和这间房子一无所知。

老太太临走时说姑娘你要嫌累不愿意收拾，这院子里有个小裁缝，他老婆也做钟点工的活儿。

房子里就剩下肖白一个人。一个人，站在这个陌生而又略显污脏零乱的风子里，心中忽然萌生了莫明的孤独无助和恐慌。肖白无法确知自己究竟恐慌什么。她想，恐慌有时多半缘于对周围环境的陌生，她应该先走出房间，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

那时的窗外，满目都是黄昏。

肖白先去了院子里的小裁缝家。小裁缝说他老婆可能要晚些回来。肖白说晚些就晚些，反正一回来就去她那里帮着收拾一下，两个人干总比一个人干得快些。

肖白从小裁缝家出来并没急着回到租住的房子里，她转到自己租住的那幢楼的后面，仰头从上往下数了一遍，又从下往上数了一遍，确认了自己所住楼层的位置以及相应的阳台。她发现其实她租住的那间房子极其好认，因为整幢楼，除了她租住的四层和楼上五层那户人家的阳台没封，其他阳台都封得好好的……

也许是小裁缝“老婆可能晚些回来”那句话的暗示，她觉得一个人在那间令人感到恐慌的风子里待着，不如四处走走看看熟悉熟悉。她抱定这样的想法茫茫然漫无目的地走出楼区，走上了潘家园桥……

电梯开合处，肖白感觉电梯工那双目光死鱼眼一般翻





白盯在她的身后并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她……

楼道里没有灯。她摸索着在暗黑狭长而又拥塞的过道里前行着。风从背后破旧的窗扇里蹑手蹑脚地袭过来，墙上悬挂着的各式各样的鬼脸风筝便像插在墓地上的灵幡，于幽然之中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应。还有那只关在笼子里的猫头鹰，它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而是在暗黑的静默里，以静默的姿态看着肖白走近它。肖白从来没有意识到猫头鹰的目光在暗黑中透着不动声色的阴鸷让人寒惧。她真想大声地喊大声地叫直到让猫头鹰吓破了胆。可是她无论如何也喊不出来，因为被吓破了胆的是她而不是猫头鹰。她抖索着手到包里去摸钥匙，她是多么想一步就跨过幽深暗黑的楼道快快甩脱并结束罩在心中的万般恐惧啊！可是她在跌跌撞撞和抖抖索索间却又将房门钥匙掉在了地上，她的腿软软地不听使唤地跪在了地上，她诅咒这暗黑，这楼道，这猫头鹰，这房子。她有些后悔租住在这儿了！偌大的一个北京城，租哪儿不好偏租这儿呢？可是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她趴在地上，两只手近乎疯乱地触摸着……

她摸到了！在摸到的那么一瞬，她听见一个自己在心里哭，另一个自己顾不得哭，而是紧紧抓起钥匙连滚带爬地去开房门：她已经把钥匙插进锁孔里去了，就在这时，她确切地感觉到她的腿和脚趟着一具绵软如身体一般的东西！女人的躯干再次突兀地显现在眼前……她听见精神里紧绷着的那根弦在末梢处断了，接下去就是一个女人在精神崩溃状态中发出的走了声的尖叫……

没有人声。但肯定是一只只不出声的人的手在暗处操纵着门。楼道里先是传出各种各样的木门或是防盗门的吱嘎响，然后便有一些或强或弱的灯光从吱嘎声里溜出来。

那些光缩头缩脑闪闪烁烁，就像它们背后的人一样不怀好意。他们其实比黑暗还黑。

借着那些不怀好意的灯光，肖白看见被她趟着的那个软东西睡眠惺忪地从坐卧状态拱直起腰来，“吓着你了吧？难道我比猫头鹰还令你感到害怕吗？”女人发出的声音比她隐在若明若暗的光线里的那张模糊的脸还要令肖白感到模糊……

“你？你是谁？你干吗待在我这儿？”肖白近乎歇斯底里地冲人家喊，连她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从她的嗓子眼里发出的声音。

“你忘了？不是你捎话让帮你收拾屋子吗……”女人的话不凉不热，像一杯顺嘴就可以灌下肚的温白开水。

“原来你是小裁缝的……！”那女人并不等肖白说完就很默许地朝她挥了挥手。肖白这才从惊魂中慢慢回过神来，她对刚才自己的失态感到不好意思，于是便连赔不是带找借口地说，都怪这楼道里没灯，假设有灯大家就不会闹这样的误会了。女人就有些阴阳怪气地冲着楼道说，这楼里人多动物少，按照人类的法则是物以稀为贵。所以人就得服从猫头鹰。猫头鹰不喜欢灯，楼道里就不安灯。这年头儿什么都重要，就是人不重要。吓死人事小，要是吓死猫头鹰你试试……

肖白注意到，女人在说话的那个时段，各家各户的木门和铁门又连续不断地发出哐哐当当的闷响。那些从门缝里挤出来的各色灯光，像看主人脸色行事的狗一样，生怕回去的动作慢了便被门夹了尾巴……

肖白把女人让进屋。

她现在真有点感激这个吓了她一跳的女人。在这个陌生的房子里，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终归比面对空洞和



虚无好。女人看上去瘦瘦飘飘的，在昏黄的灯光照射下，脸上透着终年不见阳光的菜色。但女人的眼神却是灵怪多变的，那里边时而透着善良，时而透着复杂，时而透出机智，时而又透出散淡。一双多么令人难以捉摸透的眼睛啊。

女人扫视着屋子，并不管肖白怎么审视她，竟自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从里边抽出一支，又从另一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上，很惬意地吐出一口烟圈来。肖白一点也不讨厌这个随意而又傲慢的女人，她以前特别不喜欢抽烟的人，而今晚却相反，她特别想跟那个刚刚见面的女人要一根烟尝尝。当然她还是忍住了，她觉得那样一来显得一个女孩子家多有失体统啊。

女人说，你其实并不是特别迫切地想让我帮你干活，你是心里害怕，更愿意让我陪你一会儿，是不是？

肖白那时候正在为干活准备抹布和 84 消毒液，她心里正是这么想的，哪知就被女人在身后挑破了心思。肖白就笑笑说，我两样都想呀。女人就满意地说，你还挺诚实。我就喜欢你这样诚实的人。你知道呗，佛法讲究一个缘字，咱们俩是有缘的人。女人说着就将抽了一半的烟掐灭，从肖白手里夺过一块抹布就开始干起活来。

女人一边唱歌一边干活。她唱的是圣母玛利亚。唱得肖白心里肃肃然。肖白就问，你信教呀，她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信，什么也都不信。她还告诉肖白，她一家都是东北人，来北京好几年了，她开始给人家看车子，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她冷不丁地问肖白，你知道地下室什么最多吗？肖白一下子被她问愣了。她就痴痴笑，然后又莫明地突然收住笑，冷冷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地下室里老鼠最多！肖白恍然之间猜想她在楼道里说过的话和她笑意里

的暗示：楼上人多猫头鹰少，猫头鹰比人珍贵。地下室人少老鼠多，人比老鼠珍贵。那么女人在地下室的待遇就跟猫头鹰在楼道里的待遇是等同的。她也笑了，她笑女人的类比逻辑原来竟是这样的！这只是肖白一厢情愿的猜想，其实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以肖白的阅历和经验是参悟不透的。

女人用水擦镜子的时候又对肖白说，你是不是在心里想什么是缘分？我告诉你，缘分就跟这水一样。水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H_2O$ ——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那么氢不代表水，氧也不代表水，只有氢氧结合在一起它才是水。那么你说水不会变吗？它会变，它一直在变。它没有主宰。所以佛教不相信神，也不相信万能，也不相信有主宰。佛教只相信缘气论。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现在我们这样的聚就是缘生，而其实每一种缘分都有缘散的时候……女人是那么入境地讲，手里的活就慢下来，肖白偷眼看表一个小时过去了，自己连那个马桶的边沿还没刷完。肖白就说你还是给我唱圣母玛利亚的歌吧，一边唱歌一边干活不累。女人说不唱了，都到半夜了，你早点儿休息吧。这点活儿你用零碎的工夫干干就完了，我来是因为怕你害怕。女人又抽了一支烟，然后脸贴着阳台的玻璃看着窗外低声说，晚上睡觉一定要把门窗插好……

肖白经这一天的折腾，实在是有些困了。发生的许多事犹如梦境一般，她是真的想倒在床上大睡一觉，醒来后把一切忘光。她甚至也没有在意女人的低声提醒。

送走女人，洗浴完毕，关灯躺在床上。圣母玛利亚的余音还在房间缭绕着，像催眠曲，肖白渐渐入梦……

夜色安静，不知是夜里几时，忽听楼上响起嗒嗒的脚步声，楼上通阳台的那扇门吱吱嘎嘎地响过之后，脚步声



就在阳台上隐遁了……

肖白在那一片响声中睁开眼睛，等待着脚步声的回复。一夜，那脚步声不曾回返……

撑到快天明时囫囵睡去，再醒来太阳已升成一窗高，想夜里的情景以为是梦境，打开阳台的门，肖白被铺了一地的碎纸屑惊呆了在那里……

肖白就像大白天碰见了鬼一般缩身闪回到房子里，一个声音像火车经过时发出的隆隆声碾过大脑：晚上睡觉一定要把门窗插好……晚上……一定要把门窗插……

女人的这句话是否含有某种暗示？电梯工说了一半的话、邻家那冷森的目光、楼上夜半响起的脚步声以及满阳台的碎纸屑，这一切又暗示着什么？肖白跌进沙发里，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个团儿，还是禁不住打冷颤。她无助地抬起头，目光恰巧落在那张人体穴位图上：图上的穴位像血点一般将那人体串连浸润起来。那个电影学院已出国的女孩子，干吗要挂这样的图呢？肖白本欲过去把那张人体穴位图摘掉，可是她又一寻思，挂这儿也没什么不好，以后若是没事儿还可借助这张图熟悉一下人体的穴位，写稿子写疲劳了不是还可按图上的穴位自我按摩按摩解解乏吗？如此一想，她就把那张图留下了。

等这个念头转过去，肖白仍是被一团又一团的问号纠缠得心里发毛。这屋子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呢？我能在这屋子里找到些什么？这些问题似长出无数条手臂拽着她，使得她不得不鼓起勇气立起身，开始在屋子里细细地搜索起来。从哪儿入手呢？她在这个陌生的别人家的房子里真的是无从下手。这时，她的目光落在那张床上。那张床放在这间屋子很不合理的一个位置，她从进门时就觉出床放得别扭。现在她决定就从床开始。

肖白把床铺移开，发现地上真的有片片点点暗红的东西，它们被浮尘若隐若现地掩盖着。肖白从卫生间找来拖布，擦掉了浮尘却擦不掉地上的暗红。也许这是刷柜子的红油漆？肖白尽力往好处想。事实是这样想并没减轻心理的负担，反而使她心中的疑虑更重了。她怀疑这屋子到处窝藏着秘密。她转过身将沙发移开，但见沙发后面墙上地上均有点状喷溅的陈旧红色，这是血迹！肖白一下子惊惧起来。她猛地把沙发套扯开：沙发的浅棕色布面上，那血迹斑斑点点和地面上墙上的血迹形成一种印证！

这间屋子的确发生过什么！

就像要把一道疑难题求证到底，肖白直觉中那部分充满智慧的孔道仿佛全都张开了。直觉引领着她走到放电视的窗根处，她瞥见窗下的暖气片与墙壁之间有一张纸片，似乎还有一个什么章子印在上面，她用手指尖将纸片钩出来，一个女人的名字跃进眼里：林佳楠！

这是一张北京市急救中心的收费单！

这时，报时的美丽通电脑语音钟表不合时宜地响起来，是肖白自己选取的贝多芬的《欢乐颂》。这音乐此一时刻听起来简直糟透了，肖白气急败坏地拍在一个键上，音乐声戛然而止。肖白在音乐声戛然而止的瞬间，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就像电脑突然出现的死机，当她强行启动和检索记忆功能时，她发现她差点儿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给丢掉了：做为实习生的肖白，已被报社录用，试用期一年。她渴望着一年以后成为她喜欢的这家报社的正式一员。今天应该算是她新生活的开始。可是，这是怎样的一种开始啊！

肖白一想到新生活的开始就兴奋起来。什么楼道里的猫头鹰！什么楼上阳台的脚步声！什么满地的碎纸屑！什



么暗红色的陈旧血迹！……这一切或许是她因为恐惧在心里臆想出的呢！现在她不是好好的吗？没有人进犯这里，也没有人侵犯她，更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即使这房子真的有什么，过一段她只要跟单位领导说明情况，单位领导肯定会给她着想让她搬离这个住处的。这个房子就是单位出钱让她租的。单位领导考虑她家远在外地，北京又无亲无故的，就让她选择在离单位近的地方租一个住处。在决定租这个住处之前，她跑了无数个房屋中介所，看了无数处房子，不是价钱太高就是房子不合适，要不就是对房东感到不放心。其实在肖白的心里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她之所以选中此处，一是因为找房子找得已身心疲惫了，实在不愿意再找下去了。二是当她看到房东陈老太太时，她觉得老太太一脸的慈祥，给她一种信任感。虽说她在房号的问题上有过一丝犹疑，觉得414这个数字不吉利，但那是迷信，是拿不到桌面上的……唉，事已至此再往回想又有什么意义呢？去他妈的猫头鹰！去他妈的脚步声！去他妈的碎纸屑！去他妈的旧血迹！当务之急是我要上班去！肖白振作起精神开始洗梳打扮起自己。对镜梳妆的那面镜子让肖白不由自主又想起昨天晚上女人擦镜子时所说的什么缘聚啦缘散。她那样想着的时候女人的面影就叠现出来……女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她似能看透别人的心思呢，她是否能看透……坏了，她把口红描到了眉上，像个赤眉大侠！她看看表再走思可就要迟到了。她急急地重新洗了脸，淡淡地画了妆。开门之前，她先侧耳听了听，楼道里死一样的静。她屏住呼吸打开门，楼道里仍是暗黑的。她低头蹑手蹑脚穿过那暗黑时，仍听见邻家的门吱扭的响声。她像是急于逃离某种危险和威胁似的，她没有耐心等电梯，而是一口气冲到了楼下，冲出了那个

令她心神不安的恐怖之地。

清晨的阳光舒舒朗朗的。肖白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从幽冥境地里跑出来的人，与眼前的舒朗格格不入。离开自己租住的小区已经好远了，仍感觉有一双眼睛尾随着她，甚或是怀疑背后有人跟上了她。如此一来，她就不断地一边走一边回头四顾。

没有任何人的视线停留在她身上，大家都是各奔前程的人，每个人的精神面貌看上去都挺自然挺健康挺正常，不正常的倒是被吓破了胆的她自己。她努力使自己也自然健康正常地走在阳光里。

当她走到抛有女人躯干的那个地方时，她还是惊悸地停下了脚步：凝止不动的车流，旋涡一般的人流，被截去四肢和头颅的女人的躯干，那一切都被新的一天新的车流新的人流所覆盖。覆盖真的竟这般不留痕迹吗？肖白再次跌进失落和伤感里。她心事重重地走到公交车站牌处，然后木木然被一群人挤上了环三环的300路公交车。公交车里人挨人人挤人，车厢里混杂着说不上来的极其难闻的味道。肖白觉得她和这一车人，更像是放臭了的罐头鱼。车开出没多久，她就觉出身后有一些异样的事情发生：先是一个男人故意紧贴在她身上，她往旁边挪，那男人就像是被胶粘贴在她身上一样，也随着她挪动。那男人就像是落在后背上的一只苍蝇令肖白感到恶心。她真想反手扇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可是她不敢。她怕引来更大的麻烦。反正一会儿自己就下车了，她劝自己忍耐一会儿，尽量向车门边上移动，千万别招惹他。这样想着，她连回头看一下那人长得什么样的勇气都没有。男人一直跟定她，跟到肖白再也移动不了，两个人就在拥挤的车厢里僵持着。男人可能觉出了肖白的懦弱，抑或是他深谙在这种境地里的女孩





子的心理，他就更放肆地将那个勃起的硬物抵住肖白，借助车身的摇摆肖白的身上擦来蹭去着。肖白几乎都被愤怒窒息了，她真想向全车的人求助一起揍这个流氓或是把他即刻就赶下车！可是她看看周围那一张张冷漠麻木的面孔，她打消了这个反抗的念头。此后她一直在想如何教训一下这个家伙。车子靠站停下又启动，她将在下一站下车。车子拐了一个弯，她远远地就看见了紧挨着三环边上的报社的那幢大楼了，这时她想好了一个主意。

车子跑的速度飞快，可是肖白仍觉得慢。司机可能也在走神，车身已经进站了，他才像突然醒悟似地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那里，一车人随惯力向前倾斜了身子，车门启开处，肖白借助这个绝好的机会，低头照准那人的脚面，用尖细的后高跟狠狠地跺了一脚！

那人在肖白的身后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

肖白走进办公大楼，电梯口站满了从小车上下来的领导和从大班车上下来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同事。肖白谦虚地称她认识的那些人为老师，他们就以为他们真的是老师辈，毫不谦虚地高昂着头，或傲慢地点一点头。然后他们会在肖白独自一个人微低了头等电梯的时候，斜眼偷看一下肖白。如果谁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眼神，那里充斥着对青春的妒忌和贪婪。他们不是不爱青春，他们是不爱别人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就像低矮破旧的土坯房，早已被岁月淹没得连遗迹都找不到了。他们中的好多人，工龄和这幢大楼的岁数相当，他们的青春更像每天桌子上落下的那一层又一层浮灰，于不知不觉间被各种各样脏乎乎的抹布沾附着，然后又通过自己的一双手，顺着洗抹布的水，沿着下水道流走了。肖白那么青春地站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